

长篇小说卷

秦文君文集

男生贾里

女生贾梅

秦文君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秦文君著

秦文君文集 ● 长篇小说卷

男生贾里

女生贾梅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皖)新登字 0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男生贾里·女生贾梅/秦文君著. —合肥: 安徽少年
儿童出版社, 1998

(秦文君文集)

ISBN 7-5397-1495-6

I. 男…

II. 秦…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45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跃进路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 插页: 6 字数: 37万

1998年6月第1版 2000年3月第3次印刷 本次印数: 5000

定价: 15.00元(平) 19.00元(精)

●作者简介

秦文君，女，1982年开始创作。十六年来出版作品300余万字，其中《男生贾里》、《女生贾梅》、《十六岁少女》、《家有小丑》等作品，获各种儿童文学奖四十余项。特别是她多次在由小读者投票产生的文学奖中，荣获“知音奖”、“好作品奖”、“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奖”。不少作品被改成电影、电视剧播映，还有一些作品在海外发表出版。

秦文君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少年儿童出版社《儿童文学选刊》主编。她往往白天忙于刊物的编务，夜里伏案为小读者写作。

她最大的心愿是把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奉献给小读者。

秦文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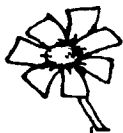
我属马（代后记）

我属马，出生在三月，命中注定是匹性急如火的马。初中毕业即去大学农学院“上山下乡”，一住就是八年，做过近二十种工作，是一位熟练的油漆工、焊工，~~或者~~厨师。一九七九年返回上海时，带回的除了厚厚的散发着烟火味的日记以外，还带回了胃病和关节炎。

回沪后写作勤奋，初见成效，著有长篇小說《十六岁少女》《孤女俱乐部》短篇小说《少女写薇》、中篇集《素文君中篇小说选》等。一日得闲，细之计算，居然也有三百万字，先后三十余次获奖。有时也憋一鼓作气写出成大器的作品，然后辍笔过另一种人生。可惜，得意之作虽有，但都能找出疵瑕，因而至今仍在奔波努力。

作家手迹





目 次

男生贾里 /1

女生贾梅 /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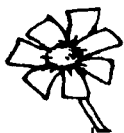
夏令营中的男生女生 /323

作家与作品 /441

男生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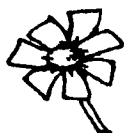
NANSHENG JIALI





目 次

1. 舞台明星 / 5
2. 三剑客 / 15
3. 小 丑 / 26
4. 家庭轶事 / 35
5. 苦恼的作家 / 44
6. 冒险的代价 / 53
7. 爱 心 / 62
8. 选举风波 / 70
9. 生日派对 / 79



10. 戏院风云/88
11. 父子之间/98
12. 口吃患者/110
13. 计 策/119
14. 临时户主/127
15. 硬派女生/135
16. 抄袭案/143
17. 野 炊/152
18. 伟人细胞/159



我敢下赌注，世上像我这样不走运的男生并不多。假如我没有个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妹妹；假如妹妹不是那种天资平平娇气十足的女孩——退一万步讲，只要她不在我们学校上学，那我就能节约许多脑细胞，或许还能出类拔萃大名鼎鼎；可惜，这都是幻想。为了这个同校同级娇滴滴的妹妹，我被一连串的麻烦包围了。

很想有朝一日把所有被妹妹牵连的男孩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苦恼哥哥协会……

——摘自贾里日记

1. 舞台明星

都说周一是顶灰暗的一天，快乐的星期天一闪而过，变成新鲜的回忆跳来跳去，抓也抓不到；而下一个好日子却在一百多个小时之后，只有那种有耐心的人才觉得无所谓。

今天正是让人寒心的星期一，男生贾里匆匆往学校跑。他刚进初一，校徽新得显眼，T恤衫胸袋上别一支粗大的钢笔，脚上是



大的狼牌运动鞋，多少有点潇洒。不断有人说他的眼睛像阿兰·德龙，其实他很烦像任何影星，假如谁说他像某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或许他会笑得露出牙齿。

对男孩来说，智商是第一位，相貌得往后排排。贾里这么想。

走在贾里左边的是他的朋友鲁智胜，那家伙胖乎乎，脸圆滚滚，头发稀薄，像个古代武士；乍一看，别人会以为他平庸得很，是那种好打瞌睡的家伙。其实他脑子很灵，关键时刻从不迷糊，真是人不可貌相。

鲁智胜喜欢说话，一路上就吹跟他爸的朋友的侄儿的同学们唱卡拉OK的事——反正他狐朋狗友一大帮。“喂，在OK机的话筒里一唱，效果不一样，就像歌星差不多。我唱完，朋友们都拍手捧场哟。”

“艺术团正缺男高音，你去做台柱吧！”贾里说，“要不要我代你去邢老师那儿求情？我去开口，她会考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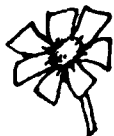
“算了，邢老师和我也很熟。”鲁智胜说，“不是吹，她每次见了我都点点头，跟熟人没什么两样。”

古人真是英明，那些传下来的古话时不时就能用上，特别是那句——“说到曹操，曹操就到”，在校园里兑现的概率大极了。

邢老师就站在校门口笑眯眯地看着他们。她是学校的音乐老师，同时还负责学校艺术团，手下有一帮子漂亮得引人注目的女孩子。邢老师长得很苗条，走路轻盈得像跳舞。她很爱打扮，新衣服一套又一套，涂口红，穿丝袜。要是换了别人，会给人一种讲时髦的感觉，可在邢老师身上，就很美，很协调，就是一种整洁高贵的味道了。

“早上好！”邢老师招呼道，她一向亲切随和。

“早上好！”他们说，彼此看了一眼，都觉得她在招呼自己，而



对方只是借了点光。鲁智胜甚至有点受宠若惊，添了一句：“您来得真早！”

他们慢慢地经过校门往里走，突然，邢老师叫道：“贾里，贾里，我跟你说了个事！”

鲁智胜有点想赖在边上。贾里推他一把，说：“你先走。”鲁智胜当着邢老师的面也不好做厚脸皮，只能规规矩矩地走掉。

贾里不知谈话的内容，他担心邢老师要他参加艺术团，艺术团里的姑娘们不错——仅指外表，可一些男演员就有些讨厌，喜欢出风头，没什么头脑。邢老师一开口，他就如释重负，立马神色缓过来。

“你妹妹贾梅艺术感觉不错，条件也好，在艺术团里她是个佼佼者。”

这真是个意外收获，贾里一直觉得妹妹丑丑的，想不通邢老师为何把她选进艺术团，现在才有些为这丫头骄傲，她居然也是匹千里马。

“但是，”邢老师补充道，“她练功不刻苦，这是很可惜的，规定的动作她总是完成不好。”

妹妹就是那种不好强的人，成绩马马虎虎，一吃苦就叫，还爱伤心，动不动就淌眼泪。贾里叹了口气，感觉肩那儿重重的，有点愧对邢老师。

“你要帮助妹妹，她素质不错，是棵好苗，多锤炼锤炼说不定会大有出息的，有这方面天赋的女孩不多，假如再加把劲……”

贾里站在那儿同邢老师谈了半天，跟老师谈妹妹的优缺点，这使贾里生出一种当家长的感觉；鲁智胜远远地等在操场边，多少有点瘪头瘪脑，这也使贾里很开心。



整个午休期间，贾里都在拟订帮妹妹训练的计划。女孩的心理很难捉摸，贾梅平素就松松垮垮随随便便，会把毛茸茸念成毛茸茸、陶冶念成陶治。写写作业，冷不丁会冒出一句有关艺术团内部的话，譬如谁看不起谁啦，谁喜欢讨好老师啦，这些新闻他听了就头胀，又烦琐又无聊，婆婆妈妈，他时常要训她几句。

现在好了，贾梅前程似锦，她可能成为一流的舞蹈家。邢老师提到的“天赋”二字使他隐隐激动，天才的哥哥听起来也不错。

下午放学，贾里撇掉鲁智胜独自去药店转了一圈，然后奔回家候在那儿。妹妹贾梅一推开门，他就迎着门大喊：“快！一寸光阴一寸金。”妹妹睁大眼，反而笑了：“干什么？你傻掉了？”

贾里脖子上挂着哨子，满脸是汗，往桌上擦砖，手掌上沾着红色的砖屑，他正色说：“记住，我是个严肃的教练！”他接着就把邢老师的话学了一遍，当然，有点加油加醋，暗暗抬高自己。

贾梅立刻就有些软下来，她很清楚自己在艺术团的表现，毕竟是妹妹，资格嫩了点，她嘟哝说：“邢老师怎么也会告状！”

“练搁脚吧！”教练命令道，“我一吹哨子你就开始。”

贾梅果然不凡，一伸腿就搁上桌子，稳稳的，像固定在那儿一样。

“腿直一点，成九十度！”贾里毫不含糊，在她搁起的脚下塞进两块砖，“记住，两条腿要成直角，这很重要。这样，韧带就能练得更有弹性！”

连续又垫了两块砖，贾梅有些摇晃，两条腿就稍稍弓起来。

“站直！站直！”贾里拼命吹哨子表示警告，“否则我再加砖！”

贾梅哭丧着脸说：“我不愿再练了，我腿疼！”

这好办。贾里赶紧摸出一大包药品，“这是止痛片，既经济又实惠，你吃一片就感觉不到痛，涂一点松节油腿上韧性更强。”



未来的舞蹈家连连摇头，她最怕吞药片，仿佛嗓子很细，不得已吃药时，总要捏着药片伸进嘴送至喉咙口，往往喝下几杯开水那药片仍在嘴里，所以吃药对她比什么都可怕，是一种折磨。

“不！不！”贾梅眼圈红了，“我不想做一流的舞蹈家了，再垫砖，骨头都得断，我不想做个残疾人！”

“忍一忍吧！要我求你吗？好，再坚持一下。一秒、二秒、三秒……”

“不行，半秒钟也不行。”

“你想想居里夫人，想想撒切尔夫人，我们家也快出一位女伟人了！记住，你需要毅力。”

贾梅的腿颤抖起来，她难受得已经忘记了哭泣，只是痛苦地自言自语道：“不行，我的腿酸极了，噢，动不了，它们不听指挥。”

“好，十八秒，十九秒，快创世界纪录了！”

正巧这时，门铃大响，贾梅像盼来了救星，哀哀地叫起来。进来的是来烧晚饭的吴家姆妈，她爱好大惊小怪，所以一见乱糟糟的家和这对大汗淋漓的兄妹，立刻大叫大闹：“反了，反了，你们就会给我添乱！”

第一次训练在贾梅嚤嚤的哭声中宣告结束。但那训练计划却是不灭的，在教练铁面无私的坚持下继续着。经过连续几次的训练，贾梅已能高高地搁起脚来，并且能弯下身用嘴巴碰到脚尖。在艺术团里，只要她一亮这招好身手，那帮平日挺傲气的女孩全都鸦雀无声。

贾里很骄傲，毫不惭愧，就像他拥有这绝招一样。

转眼就快到校庆日了，学校艺术团要组织一台舞剧，剧本是贾里的班主任写的——那个老师别的本事没有，涂涂写写却很在



行。听说，今年是建校四十周年大庆，那些已经老得忘掉中学时代的校友也要来观看表演。

“她们说，校友中有个人是舞蹈学校的校长。”贾梅说。

校长！没准是个秃顶的老头！贾里没在意。

“还有电视台的导演也要来。”贾梅消息很灵通，双手比划着。

“多一点人看也没什么坏处，不必惊慌。”

贾梅神秘地笑笑，带着女生的小计谋：“邢老师说，他们想到母校来选小演员。”

“噢，这倒是你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你一定要跳出水平来！”贾里像个老前辈一般，“机会难得，懂吗？”

“我懂。”妹妹故作深沉。确实，艺术团集中了一群最灵巧的女生，再笨的人进了她们的圈子也会沾点灵气的。那几天，贾梅果然勤快起来，早晚各练一次，一下子把她从吴家姆妈那儿讨来的旧绒线和竹针全都塞到床底下去了。

吴家姆妈极为不满，她一向怂恿贾梅跟她学点编织，这下，她的老师职务被免除了，所以总训斥贾梅说：“脚搁得这么高，多武腔！”

不久，剧本打印出来了，大意是写一个女生同她的好友们过了个幸福的星期日，而她的母亲——一个纺织女工却在家里洗碗做饭补袜子。

“你是不是演主角？”贾里问妹妹。

贾梅懊丧地摇了摇头：“主角是林晓梅演。”

贾里认识林晓梅，那确实是个新潮的女孩，总穿牛仔背带裙，能歌善舞，演唱流行歌曲时握着话筒捏来捏去，像在捏饭团，她演那个只顾自己的女生确实找不出岔子。

“那你演主角的同学也不错。”贾里安慰道。



“那都有人演了，她们刚才都在挑新时装呢！”贾梅一脸苦相。

“那么你不演了？”

“演的，邢老师让我演那个妈妈。”

天哪，让妹妹演那个成天穿旧衣服的头花发白的角色，她只是做个背景，在舞台一个暗角里装模作样地补一双旧袜子，多么乏味，简直倒胃口，甚至不会有人多看她一眼；而那些功夫比她差的女孩却能穿得花红柳绿，在台前活蹦乱跳。

贾里看着妹妹认真地练着穿针引线的动作，心里火冒冒的。他决定要助妹妹一臂之力。他先找了邢老师，可没等他开口，邢老师就笑吟吟地问：“是为你妹妹高兴吧？艺术团有二十个人，只有五个轮到上台演出。”

“哦。”他只能顺水推舟地笑笑，他没想好怎么转话题，所以不好贸然开口。

邢老师亲切地拍拍他。他知道，这一下就算是无法挽回了，可他还得天真地笑着，直到邢老师离开，就跟一个十足的傻瓜那样。

后来，贾里还鼓足勇气去找过班主任，问他是不是能改一改剧本。

“为什么要改？请谈具体些。”班主任查老师一脸惊奇。

“应该让妈妈也参加群舞，否则，她太吃亏，像个受气包！”

“那样主题才深呢，能发人深省。”查老师一句话就打发了他。

贾里愣一愣，终于没把私心透露出来，有时话说出来不起作用，还不如不说。但他真心诚意为妹妹打抱不平，她练得那么苦，到头来，无法亮相，眼睁睁地看着机会越走越远。

临校庆那天晚上，贾里终于想出一个挽回残局的好办法，他对妹妹说：“我有个主意。”

妹妹向吴家姆妈借来个针箍，正像模像样地盘起腿练习她的